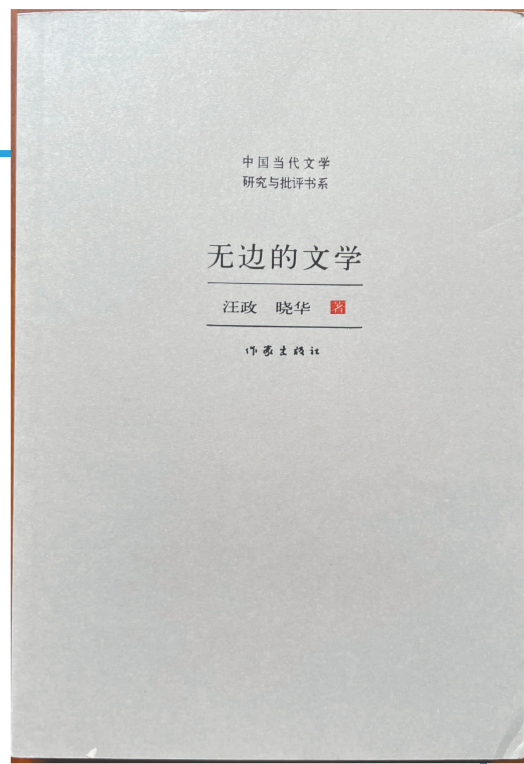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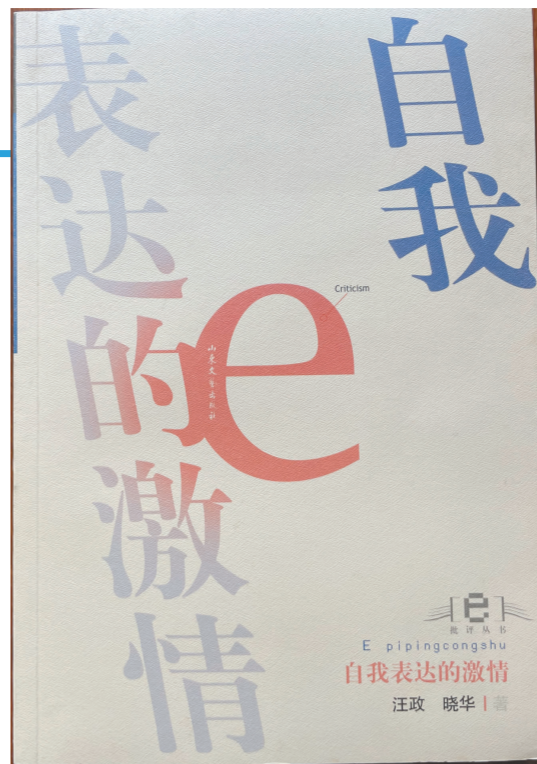


艺术家简介



汪政

江苏海安人,1960年8月生。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评协主席,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评协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评协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发表论文、评论数百万字,独著、合著有《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无边的文学》《解放阅读》《新时期小说艺术漫论》《言说的历史风景》《人与自己的内心有多远》《悲悯与怜爱》等。先后主编、参编大、中学教材多种,并获国家图书奖、紫金山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奖以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批评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等多种奖项。为鲁迅文学奖第二、三、四、六、七届终评委,茅盾文学奖第七、八、九、十届终评委。



“在场”的激情

——论汪政的文学批评

韩松刚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今天,当我们重新凝望那段璀璨而杂乱的旧时光,不期然地会萌生一种内心的向往和怅惘。一批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在这自由而激荡的氛围里,感受着—个时代的欣喜和骚动,烟火和诗情,并由此种下理想主义的批评火种。汪政的批评就始于这激情的岁月中。

这是一个解放而开放的时代,从肉身到精神,从生活到文学,人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一种解除束缚之后的飞扬和轻松。因此,在时代和文学相互激荡的“涌动的潮汐”中,汪政开始探索一种建立在“自我表达的激情”之上的文学批评,他以强烈而饱满的主体性意识,介入一个时代的文学发生,抵达一个时代的文学现场,从而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和批评立场。

纵观汪政近四十年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在场”。这种在场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多层次的,他在一个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缠绕的大文学场域中,辗转腾挪、纵横捭阖,既有冷静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又有炽热的激情和敏锐的洞察,他的批评有宽阔的学术视野但没有沉闷的学院气息,有深刻的理性批判又不乏浓郁的人文关怀,有开阔的理论深度且深具丰富的现实质感,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批评风格。

在文学创作汹涌澎湃的80年代,他的批评是在场的。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到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他的批评始终在文学思潮的激荡中显露着个人的锋芒和才华。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中,汪政按自己的理解和理想,把作家、把自身、把作品予以有机融合,让生命的激荡以审美的形式与这个时代产生思想的共鸣。在文学创作发生转型的90年代,他的批评是在场的。其时,可资借鉴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已十分丰富,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面对这一时期百花齐放的文学盛况,批评家们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面前,理论“狂热”和“审美”疲劳正渐渐成为批评家罹患的慢性疾病,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变得日益肤浅和粗糙。对此,汪政有着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

而深刻的变化,几种文学力量分而治之的状态已经成型。讨论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所谓文学已经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承认这样的文学格局,而在于面对它们如何进行描述与判断。”此时此刻,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关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学的狭窄领域,而应该大胆地走出来,进入另一番广阔的文学世界。

如果说这种“在场”,在80年代表现为对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潮流及相关文学创作的持续关注,在90年代表现为对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学创作的遽变与人文精神衰退的内心担忧,而到了新世纪,则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认真关注和细心体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新生文学样式的持续好奇和全新憧憬。与众多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的疏远不同,汪政的批评体现出与文学“套近乎”的意味,他的这种批评取向,首先体现在对当下文学“在场批评”的认识。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当下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上,更是从批评家的角度给出了文坛和批评界少有的微言大义,他说:“无论是无处不在的泛文学写作,还是较为集中的畅销书与网络文学,我们都缺乏在场的批评。现行的学科教育与理论建设好像都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点,而不是相反,像一些理论仍然在做的一样,或者视当今的文字现实状况于不顾,或者以自己过时的理论和立场强作解人。”

而到了新时代的文学语境中,这种“在场”则体现为对“繁花似锦”的文学创作的“洞若观火”。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所写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一文,比如在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文学创作的思考中,写下的《呼唤“新大运河文学”》一文,都是基于时代发展、文学规律和审美想象基础之上的“在场”批评,他将现实与文学、思想与审美等等各种要素有机交融、辩证思考,提出了建设性的文学创作实践方向。他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着自己平和而深刻的见解:既不悲观,也不失望,承认并接受当前文学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创作,对写作者的理想、未来进行深情的呵护和培育。这是汪政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文学

审美标准和批评准则,也是他生命情怀和批评理想的体现。

当然,只“在场”是不够的,汪政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场,而且有着一种“在场”的激情。激情源于“审美”的冲动。文学批评首先是且主要是一门“审美”的艺术。这种审美与作者的修养、学识、见识、情怀等等息息相关。基于“审美”的文学批评,旨在使文学回归纯粹、宁静的艺术境地。那被政治、社会、物质等等杂质浸染的灵魂,终将在文学审美的批评视域里获得精神的抚慰。从此出发,我愿把汪政的文学批评视为一次次的审美旅行。在他的批评世界里,目所及处,美无处不在;虽风景各异,欣赏角度不同,但却为一种共同的情怀所萦绕,所以愈加动情、动人。阅读他的文学批评,我感受到了“批评的美丽”(贺仲明语),见识到了“美丽的批评”。而在当下混乱的文学批评境况中,这种美丽实在稀少。激情源于“苦心”的追求。汪政的文学批评始终保有一种批评的本色,尤其是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欲望、浮躁和不安的文学时代,他的批评言为心声,行为心表,用心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作批评的注脚。激情还源于“问题”的意识。汪政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有的是关于创作本身的、有的是关乎文学现实的、有的则是关乎作家自身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从文学的、现实的、艺术的等多重角度予以观照,积极而理性、深情而客观,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在激情之外氤氲出别样的韵味来。

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是一项“危险”的工作,而汪政在文学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临其境、临“危”不乱,着实让人深感敬佩,他那禀赋过人的造谐和深藏若虚的情怀,使得他的批评具有有别于这个时代的个性魅力。在一次访谈中,汪政就谈了自己对于批评的认识,他说:“要确立批评的第一性的地位,确立批评是人类表达、是具有针对性的这一天赋属性,更要使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生命表达,在这种表达中,不仅评价对象,更要表达自我,将自我表达视为首先的目的,同时,又要努力使自我表达参与到公共表达当中,形成对话关系,只有这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

